

DOI: 10.13288/j.11-2166/r.2016.21.001

学术探讨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的思维方式

马凤岐¹, 王庆其^{2*}

(1.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32 号, 310007; 2. 上海中医药大学)

摘要 《黄帝内经》中思维方式的形成受到先秦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 与当时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内经》的整体思维主要体现在其结合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 把五脏与四时联系起来, 进而建立了“四时五脏阴阳”体系; 辩证思维受到道家老子思想和儒家《易传》的影响很大, 不论是阴阳的辩证范畴, 还是动而不已的辩证命题, 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的源头; 意象思维与《淮南子·俶真训》的观点相一致, 并对此阐释得淋漓尽致; 直觉思维的体悟“神”类似道家的体悟“道”, 故其应是受到道家直觉思维方式的影响, 而“意”或“悟”的认识方式则与儒家有念的“专意心悟”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 先秦文化; 黄帝内经; 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深受先秦文化思想的影响, 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 诸如天人关系、气的哲学、阴阳五行学说、形神关系等。这些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人们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之上的, 因此, 要研究《黄帝内经》的哲学首先要研究的是思维活动的规律。《黄帝内经》中的思维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整体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以及逻辑思维, 这些与当时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限于篇幅, 本文仅探讨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前四种思维的影响。

1 天人合一, 五脏一体——整体思维

1.1 先秦文化中的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它的根本表现。道家 and 儒家都主张“天人合一”, 道家倾向把人自然化, 而儒家则倾向把自然人化。《老子》的“四大”和《易传》的“三才之道”是整体思维的早期表现^[1]。《老子·第二十五章》认为, 天地由道而生, 人居天地之间, 与天地同大, 和天地是一个整体。《易传·说卦》提出“三才之道”, 体现了三才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而这种整体思维的方式使医者在面

对大量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中关于人的生理、病理与天时气候、地土方宜、社会人事相联系的各种资料时, 可以用整体论原理进行概括和阐释^[2], 这在《黄帝内经》的各篇章中都有充分体现。

名家学派的惠施提出“至大无外, 谓之大一, 至小无内, 谓之小一”; “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把万物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 也体现了整体思维的特点, 只是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董仲舒从儒家“天人合一”天道观出发, 在整体思维的指导下, 吸收并融合先秦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而创建的“阴阳五行天人同构系统”学说, 带有鲜明的系统论特色^[3]。

1.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整体思维的影响

整体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深刻影响了《黄帝内经》的思维方式, 不论是天人关系, 还是形神关系, 都强调整体统一的概念。作为一本医学著作, 《黄帝内经》关注更多的是人体的生命活动现象, 所以整体思维在其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其结合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把五脏与四时联系起来, 进而建立了“四时五脏阴阳”体系, 同时这也是“天人合一, 五脏一体”整体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这一点是《黄帝内经》所独有的, 是整体思维在医学中的运用, 应该是受到董仲舒“阴阳五行天人同构系统”学说的影响。

《黄帝内经》不仅关注先秦诸子所讨论的人与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2BZX004)

* 通讯作者: wang_qin_qi@sina.com, (021) 51322119

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人体的生命活动会受到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域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还特别把人体自身的各个脏腑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在功能上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进而从整体上来把握人体所表现出的生理病理现象,指导临床诊疗疾病。另一方面,《黄帝内经》还觉察到社会对人的影响,认为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必定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而使机体功能失常,导致疾病的发生,这同样是整体思维的一种表现。

2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

2.1 先秦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易传·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辩证思维的高度概括。《周易》认为,所有事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对立的趋势,万物的运动和变化就是在阴阳交感的作用下产生的,所以它是《黄帝内经》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来源^[4]。《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亦被看作是重要的辩证思维原则。一切都处在对立之中,一切对立又可以相互转化。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转变为他们的反面。《老子》在主张对立转化的同时,以“常”与“和”为最高原则,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儒家同样强调和谐统一,孔子“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太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道为原则。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自身整体的平衡、稳定及常态。

“动而不已”是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命题。《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认为“道”周行不殆、运行不息。《庄子·至乐》曰“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认为气是变化聚散不止的,游行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易传》对于恒动思想的描述更是淋漓尽致,《易经·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易经·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道出了《易经》的真髓。

2.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辩证思维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辩证思维受到道家老子思想和

儒家《易传》的影响很大,不论是阴阳的辩证范畴,还是动而不已的辩证命题,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的源头。

阴阳是《黄帝内经》重要的辩证范畴。《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黄帝内经》借助阴阳学说阐释人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并通过阴阳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动态平衡来演绎生命活动中各种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5]。《素问·金匱真言论》从阴阳角度认识人体结构,体现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和灵活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体现了人体内阴阳的对立和相互依存。《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部阴阳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志,如《素问·调经论》曰“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而阴阳之间平衡的破坏则会导致疾病,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黄帝内经》从阴阳之间对立统一所达到的动态平衡的角度辩证地论述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

“动而不已”在《黄帝内经》中同样有论述。《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而升降出入则是运动的基本形式。《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的描述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是对它的进一步演绎。

《黄帝内经》在谈及阴阳与“动而不已”的思想时,较之先秦诸子涉及的内容更广,思维更加缜密,因此,可以看作是对辩证思维的发展。

3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是通过“象”的直观与比类,并运用心智的体悟把握被研究对象的一种思维活动^[6],其中“象”包括“表象”和“意象”两个方面。“表象”是指客观事物显现于外的形象或现象,“意象”则是隐含着某种意义的卦象、图象或物象。

3.1 先秦文化中的意象思维

象思维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有着很大的关联^[7],汉字的“六书”中作为“字之体”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都直接与意象思维相联系。“六书”作为汉字构造的普遍性法则,从文字载体的形式上为中国哲学思维奠定了意象化的基础^{[8] 133}。故在汉字营造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先秦诸子,其思维模式很自然地打上了象思维的烙印。

《周易·系辞上》曰“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中的象思维具体表现为对卦象的运思。整部《易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从卦象到物象、从物象到意象的双向推导以及双向比拟的过程。《易经》思维实际上就是“象思维”^[1]。

《老子》在描述“道”时运用了意象思维。因道无形无相、莫可名状，故老子在书中多次以取象于水来描述“道”的特征，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征最近于道。如《老子·第七十八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四十章》曰“弱者，道之用”，用水来说明“道”的作用。老子创造水意象的思维方法继承了《易经》取象思维的方法^[2]。

在《庄子》中意象思维一方面被巧妙地运用于寓言的创作中，把哲理寓于生动的叙述、描绘中，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3]。诸如“邯郸学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至今为人们所用。另一方面，表现在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上，如其中所言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论语》中同样有意象思维的影子，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从流水中感悟出人生时光的易逝；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是从松柏经历严冬寒雪的考验联想到人性品格的完善^[4]。

3.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意象思维的影响

宇宙分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时间方面显示为“象”，空间方面显示为“体”。《黄帝内经》注重时间方面“象”的流动性，以时间为本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探索^[5]。其注重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与天地四时的运行规律相一致，讲究顺应天时，无论人体的生理、病理还是临床治疗，都着重把人体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就决定了必须以意象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以自然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因此属于象科学。

《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指事物表现于外的各种征象，“道”则指事物内在的法则和规律。《黄帝内经》在直接面对要观察的事物时，运用意象思维，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概括总结，来把握自然界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法则和规律。《素问·五脏生成》曰“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

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强调了医者对人体外在征象的把握，认为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些，才能万举万全。《淮南子·俶真训》曰：“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黄帝内经》承继了这一观点，并对此阐释得淋漓尽致。

4 慧然独悟，口弗能言——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一种不需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是一种超越一般感性与理性的内心直观方法。

4.1 先秦文化中的直觉思维

先秦哲学的直觉体悟思维方式分两种：一是偏重于有念的“专意心悟”，即专意于一点，以一念代万念，反复玩索揣摩，以求一旦贯通。如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尽心”即主体对内在善的道德本性的反省或体认，“知性”则是要达到的目标。二是偏重于无念的“虚静体道”，即无心无念，无欲无求，用灵明之心去直觉宇宙的本质，以求当下感悟。这在道家表现尤为明显。老子用意象思维阐释了“道”，而要直接体悟“道”则需直觉思维来完成，需要“至虚极，守静笃”，“涤除玄鉴”。《庄子》提出“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直觉思维方式，即完全用心神去体认对象，而不用感性及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维方法去反映对象^[6]，如《庄子·达生》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可见直觉体悟是儒、道两家共有的思维特征，但道家以“无念”“虚静”为要点，不包括有念的“专意心悟”，儒家则将有念的“专意心悟”与无念的“虚静体道”融为一炉^[7]。

4.2 先秦文化对《黄帝内经》直觉思维的影响

直觉思维是《黄帝内经》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撇开概念的分析与逻辑的推理，依靠对事物整体的把握以及直观而深刻的感受，从中获得某种灵感，进而顿悟到所观察事物的某种普遍性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直觉思维与意象思维是紧密相连的，直觉思维在意象思维所提供的基础材料上进行规律的发现和理论的提升。

《素问·八正神明论》关于神的精彩论述强调了直觉思维瞬间独悟的特点，不依靠思虑和语言，不依靠逻辑的思维能力，一瞬间领悟“阴阳不测”的神，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从而实现思维的

跨越。当然这种领悟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推断,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胡思乱想,它的萌生需要对所观察的事物有充分了解,对非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技巧有深刻体会,同时还需对问题有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如此才能迸发出智慧火花,清醒明白地认识所面对的处境,并且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里的体悟“神”有点类似道家体悟“道”,故应是受到道家直觉思维方式的影响。

《黄帝内经》还强调“意”或“悟”的认识方式^[4],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的“以意和之”,《素问·金匱真言论》的“藏之心意,合于心精”等。这些与儒家有念的“专意心悟”有相似之处,说明儒家的直觉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了《黄帝内经》。

5 结语

思维方式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背后支撑点,其对研究和学习的作用至关重要。要想把中医学好,充分理解和理解其精髓,研究其思维方式的来龙去脉是必不可少的。《黄帝内经》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是医学和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泉,研究其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整体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可以去体会中医学的根本所在。

《黄帝内经》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受到先秦时期道家和儒家的影响比较深刻,同时整体思维与名家也略有所关联。至于逻辑思维,先秦时期诸子的逻辑思维大体分为墨家辩者的逻辑和儒家正名的逻辑两类,而《黄帝内经》的逻辑思维更多承继了前者,其详细

内容会另有专篇论述。

参考文献

- [1] 蔡建鹰. 古今中医哲理思维概论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 87.
- [2] 郭华, 烟建华. 试论《周易》思维方式与《黄帝内经》藏象学说的形成 [J]. 中国医药学报, 2003, 18(6): 338-340.
- [3] 吴弥漫. 汉初经学对《黄帝内经》学术的影响 [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89, 8(3): 1-5.
- [4] 刘长林.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 [5] 王庆其. 《黄帝内经》文化内涵解析 [J]. 中医文献杂志, 2011, 29(1): 4-7.
- [6] 黄自元. 《黄帝内经》意象思维探析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5, 29(10): 10-13.
- [7] 刘学. 先秦诸子思维研究 [J]. 扬州: 扬州大学, 2006.
- [8] 余治平. 中国的气质: 发现活的哲学传统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9] 王甲. 浅谈取象思维在《老子》水意象中的传承 [J].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2011, 25(6): 4-6.
- [10] 于春海, 曹春茹. 《周易》取象思维方式对《庄子》寓言的影响 [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1(1): 100-104.
- [11] 李籍康. 意象思维于《黄帝内经》中的表现研究 [J].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0.
- [12] 苗润田. 论庄子的思维方式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46-52.
- [13] 程雅君. 中医哲学史(先秦两汉时期)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291-292.
- [14] 孟庆云. 《黄帝内经》的认识特征 [J]. 中国中医药报, 2004-08-23(6).

Pre-Qin Culture and the Mindset in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MA Fengqi¹, WANG Qingqi²

(1. Tongde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7;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mindset in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Pre-Qin cultural thought. That mindset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the mindset under the culture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 holistic thinking in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mainly embodies that it combines five-phase theory and 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 thought. Five Zang viscera and four seasons are linked. Thus the “four seasons-five Zang viscera-Yin Ya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ough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aoism Lao Tzu thought and Confucianism *Yi Zhuan* (易传). Dialectical category of Yin and Yang or dynamic dialectical proposition could find the source of thought in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Image thinking is consistent with point of view in “Chuzhenxun” in *Huainanzi* (淮南子·俶真训)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s vivid. Understanding “spirit” in intuitive thought is similar to understanding “Dao” (道) in Taoism. Thus it is influenced by intuitive thought in Taoism. While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of “idea” or “insight” is similar to “dedicated to enlightenment” in Confucianism.

Keywords Pre-Qin cultur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黄帝内经); mindset

(收稿日期: 2016-02-20; 修回日期: 2016-03-16)

编辑: 黄健